

人一生要读的 50篇游记

◎ 李秀艳 / 编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上册】

济南道中——钓鱼台——春游杭州
泉——梁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威尼
十八夜——在玄武湖畔——青岛——宿
雨中登泰山——澜沧江边的蝴
长江三日——桂林山水——黄山
峡谷——绝地之音——西敏寺
——西西里——冬日漫步——从
旅——刚果之行——静——日
峨朗的石头——比赛——



彩色读书之旅

人一生要读的 50篇游记

(上册)

李秀艳 编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一生要读的50篇游记：全2册 / 李秀艳编著. —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34-4640-7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1707号

人一生要读的50篇游记

编 著：李秀艳
责 编：何 方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 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77号 邮编：133002
电 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网 址：<http://www.ydcbs.com>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K 710×960毫米
印 张：20印张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978-7-5634-4640-7
定 价：59.6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印装有误 随时调换

前言

Preface

游记是记述游览经历的一种散文形式。它通过描绘名山大川、记录风土人情、反映各地各民族的生活面貌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它记述了作者对特定空间的观察、对景观的解读、对环境的感知，又讲述了发生其间的历史事件及人类活动，具有极其丰厚的人文内涵，能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和美的感受。与其他散文形式相比，游记将写实、写情完美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是作者亲历亲记，还具有其他文学作品没有的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游记，不仅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生活、风土人情、社会风貌、名胜古迹、山川景物等，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可以体味文学大师的阐说解释和丰富情感，获得艺术的熏陶，因为这是除地理知识外人类想象力的展现。此外，通过阅读，读者还可以从中学习中外文学大家的写作手法，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一举多得。

鉴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人一生要读的50篇游记》。本书从优秀的游记作品中精选出我们认为最好的50篇经典之作，它们在地域上涵盖中外，时间上侧重现当代，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编者有机结合编写体例、图片和艺术设计等多种要素，为读者打造出一个彩色的、立体的、极具文化魅力的阅读空间，使读者在轻松学习知识、提高阅读效率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想象空间和文化熏陶。



目录Contents

济南道中(节选) 1

周作人

钓台的春昼 8

郁达夫

春日游杭记 16

林语堂

天目山中笔记 22

徐志摩

济南的秋天 27

老舍

趵突泉 31

老舍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4

朱自清

威尼斯 43

朱自清

庐山面目 48

丰子恺

内蒙访古(节选) 54

翦伯赞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63

俞平伯

在玄武湖畔 69

李金发

青岛.....	75
闻一多	
箱子岩.....	78
沈从文	
尼亚加拉瀑布.....	84
梁实秋	
在赣江上.....	88
冯至	
镜泊湖.....	92
臧克家	
雨中登泰山.....	98
李健吾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104
冯牧	

黄山记.....	110
徐迟	
秦淮拾梦记.....	117
黄裳	
天山景物记.....	124
碧野	
长江三日.....	132
刘白羽	
桂林山水.....	141
方纪	
黄山小记.....	150
菡子	

青岛..... 75

闻一多

箱子岩..... 78

沈从文

尼亚加拉瀑布..... 84

梁实秋

在赣江上..... 88

冯至

镜泊湖..... 92

臧克家

雨中登泰山..... 98

李健吾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104

冯牧

黄山记..... 110

徐迟

秦淮拾梦记..... 117

黄裳

天山景物记..... 124

碧野

长江三日..... 132

刘白羽

桂林山水..... 141

方纪

黄山小记..... 150

菡子

入选理由

早期白话文写作的散文典范

记录风物人情的平民雅士风格

一贯冲淡平和的闲情与姿态

济南道中

(节选)

作者：周作人
写作时间：1924年6月
描写地点：山东省济南市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柵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祖籍浙江绍兴，是鲁迅二弟。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1967年因患前列腺肿瘤在京去世。



周作人像

背景资料

——泉城济南

济南自然风光秀丽，素有“泉城”之美称。尤以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珍珠泉四大名泉久负盛名，自古享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誉。济南拥有的泉水之多，流量之大，景色之美，独步天下。这些泉，纵横分布，错落有致，既有趵突、黑虎、珍珠、五龙潭四大泉群，又有郊区泉群，誉称72名泉。众泉汇流成的大明湖周围千佛山、五峰山、灵岩寺云山等构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独特风光，山光水色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结合。

过了德州，下了一阵雨，天气顿觉凉快，天色也暗下来了。室内点上电灯，我向窗外一望，却见别有一片亮光照在树上地上，觉得奇异，同车的一位宁波人告诉我，这是后面护送的兵车的电光。我探头出去，果然看见末后的一辆车头上，东西边各有一盏灯（这是我推想出来的，因为我看的只是一边，）射出光来，正如北京城里汽车的两只大眼睛一样。当初我以为既然是兵车的探照灯，一定是很大的，却正出于意料之外，它的光只照着车旁两三丈远的地方，并不能直照见树林中的贼踪。据那位买办所说，这是从去年故孙美瑶团长在临城做了那“算不得什么大事”之后新增的，似乎颇发生效力，这两道神光真吓退了沿路的毛贼，因为以后确不曾出过事，而且我于昨夜也已安抵济南了。但我总觉得好笑，这两点光照在火车的尾巴头，好像是夏夜的萤火，太富于诙谐之趣。我坐在车中，看着窗外的亮光从地面移在麦子上，从麦子移到树叶上，心里起了一种离奇的感觉，觉得似危险非危险，似平安非平安，似现实又似在做戏，仿佛眼看程咬金腰间插着两把纸糊大板斧在台上蹶着时一样。我们平常有一句话，时时说起却很少实验到的，现在拿来应用，正相适合，——这便是所谓浪漫的境界。

十点钟到济南站后，坐洋车进城，路上看见许多店铺都已关门，——都上着“排门”，与浙东相似。我不能算是爱故乡的人，但见了这样的街市，却也觉得很是喜欢。有一次夏天，我从家里往杭州，因为河水干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分坐轿出发，通过

萧山县城；那时所见街上的情形，很有点与这回相像。其实绍兴和南京的夜景也未尝不如此，不过徒步走过的印象与车上所见到底有些不同，所以叫不起联想来罢了。城里有好些地方也已改用玻璃门，同北京一样，这是我今天下午出去看来的。我不能说排门是比玻璃门更好，在实际上玻璃门当然比排门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观地看去，总觉得旧式的铺门较有趣味。玻璃门也自然可以有它的美观，可惜现在多未能顾到这一层，大都是粗劣潦草，如一切的新东西一样。旧房屋的粗拙，全体还有些调和，新式的却只见轻率凌乱这一点而已。

今天下午同四个朋友去游大明湖，从鹊华桥下船。这是一种“出坂船”似的长方的船，门窗做得很考究，船头有匾一块，文云：“逸兴豪情”，——我说船头，只因它形式似船头，但行驶起来，它却变了船尾，一个舟子便站在那里倒撑上去。他所用的家伙只是一支天然木的篙，不知是什么树，剥去了皮，很是光滑，树身却是弯来扭去的并不笔直；他拿了这件东西，能够使一只大船进退回旋无不如意，并且不曾遇见一点小冲撞，在我只知道使船用桨橹的人看了不禁着实惊叹。大明湖在《老残游记》里很有一段描写，我觉得写不出更好的文章来，而且你以前赴教育改进社年会时也曾到过，所以我不絮说了。我也同老残一样，走到历下亭铁公祠各处，但可惜不曾在明湖居听得白妞说梨花大鼓。我们又去看“大帅张少轩”捐资倡修的曾子固的祠堂，以及张公祠，祠里还挂有一幅他的“门下子婿”的长髯照相和好些“圣朝柱石”等等的孙公德政牌。随后又到北极祠去看，照例是那些塑像，正殿右侧一个大鬼，一手倒提着一个，一手掐着一个，神气非常活现，右脚下踏着一个女子，它的脚跟正落在腰间，把她端得目瞪口呆，似乎喘不过气来，不知是到底犯了什么罪。大明湖的印象仿佛像南京的玄武湖，不过这湖是在城里，很是别致。清人铁保有一联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实在说得湖好，（据老残说这是

铁公祠大门的槛联，现今却已掉下，在亭堂内倚墙放着了），虽然我们这回看不到荷花，而且湖边渐渐地填为平地，面积大不如前；水路也很窄狭，两旁变了私产，一区一区地用苇塘围绕，都是人家种蒲养鱼的地方，所以《老残游记》里所记千佛山倒影入湖的景象已经无从得见，至于“一声渔唱”尤其是听不到了。但是济南城里有一个湖，即使较前已经不如，总是很好的事，这实在可以代一个大公园，而且比公园更为有趣，于青年也很有益。我遇见好许多船的学生在湖中往来，比较中央公园里那些学生站在路边等看头发像鸡案的女人要好得多多，——我并一定反对人家看女人，不过那样看法未免令人见了生厌。这一天的湖逛得很快意，船中还有王君的一个三岁的小孩同去，更令我们



《雨天的书》 周作人著
《济南道中》一文即选自此书。

20世纪初的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山东济南市城北，由珍珠泉、芙蓉泉、王府池等泉水汇成，湖面46.5公顷，出小清河流入渤海。沿湖楼台亭阁，水榭长廊，参差有致，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佳丽景色。



喜悦。他从宋君手里要蒲桃干吃，每拿几颗例须唱一出歌加以跳舞，他便手舞足蹈唱“一二三四”给我们听，交换五六个蒲桃干，可是他后来也觉得麻烦，便提出要求，说“不唱也给我罢”。他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小人儿，而且一口的济南话，我在他口中初次听到“俺”这一个字活用在言语里，虽然这种调子我们从北大徐君的话里早已听惯了。

六月一日，在“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城内。

六月二日午前，往工业学校看金线泉。这天正下着雨，我们乘暂时雨住的时候，踏着湿透的青草，走到石池旁边，照着老残的样子侧着头细看水面，却终于看不见那条金线，只有许多水泡，像是一串串的珍珠，或者还不如说水银的蒸汽，从石隙中直冒上来，仿佛是地下有几座丹灶在那里炼药。池底里长着许多植物，有竹有柏，有些不知名的花木，还有一株月季花，带着一个开过的花蒂：这些植物生在水底，枝叶青绿，如在陆上一样，到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金线泉的邻近，有陈遵留客的投辖井，不过现在只是一个六尺左右的方池，辖虽还可以投，但是投下去也就可以取出来了。次到趵突泉，见大池中央有三股泉水向上喷涌，据《老残游记》里说翻出水面有二三尺高，我们看见却不过尺许罢了。池水在雨后颇是浑浊，也不曾流得“汨汨有声”，加上周围的石桥石路以及茶馆之类，觉得很有点像故乡的脂沟汇，——传说是越王宫女倾脂粉水，汇流此地，现在却俗称“猪狗汇”，是乡村航船的聚会地了。随后我们往商埠游公园，刚才进门雨又大下，在茶亭中坐了很久，等雨雾后再出来游玩。园中别无游客，容我们三人独占全园，也是极有趣味的事。公园本不很大，所以便即游了，里边又别无名胜古迹，一切都是人工的新设，但有一所大厅，门口悬着匾额，大书曰“畅趣游情，马良撰并书”，我却瞻仰了好久。我以前以为马良将军只是善于打什么拳的人，现在才知道也很有风雅的趣味，不得不陈谢我当初的疏忽了。

此外我不曾往别处游览，但济南这地方却已尽够中我的意了。我觉得北京也很好，只是大多风和灰土，济南则没有这些：济南很有江南的风味，但我所讨厌的那些东南的脾气似乎没有，（或未免有点速断？）所以是颇愉快的地方。然而因为端午将到，我不能不赶快回北京来，于是在五日午前二时终于乘了快车离开济南了。

我在济南四天，讲演了八次。范围题目都由我自己选定，本来已是自由极了，但是想来想去总觉得没有什么可讲，勉强拟了几个题目，都没有十分把握，至于所讲的话觉得不能句句确实，句句表现出真诚的气氛来，那是更不必说了。就是平常谈话，也常觉得自己有些话是虚空的，不与心情切实相应，说出时便即知道；感到一种恶心的寂寞，好像是嘴里尝到了肥皂。石川啄木的短歌之一云：

不知怎地，
总觉得自己是虚伪之块似的，
将眼睛闭上了。

这种感觉，实在经验了好许多次。在这八个题目之中，只有未了的“神话的趣味”还比较的好一点；这并非因为关于神话更有把握，只因世间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误会，据公刊的文章上看来，几乎尚未有人加以相当的理解，所以我对于自己的意见还未开始怀疑，觉得不妨略说几句。我想神话的命运很有点与梦相似。野蛮人以梦为真，毕开化人以梦为兆，“文明人”以梦为幻，然而在现代学者的手里，却成为全人格之非意识的显现，神话也经过宗教的，“哲学的”以及“科学的”解释之后，由人类学者解救出来，还他原人文学的本来地位。中国现在有相信鬼神托梦魂魄入梦的人，有求梦占梦的人，有说梦是妖妄的人，但没有人去从梦里寻出他情绪的或感觉的分子，若是“满愿的梦”则更求其隐密的动机，为学术的探讨者，说及神话，非信受则排斥，其态度正是一样。

我看许多反对神话的人虽然标榜科学，其实他的意思以为神话确有信受的可能，倘若不是竭力抗拒；这正如性意识很强的道学家之提

倡戒色，实在是两极相遇了。真正科学家自己即不会轻信，也就不必专用攻击，只是平心静气地研究就得，所以怀疑与宽容是必要的精神，不然便是狂信者的态度，非那者还是一种教徒，非孔者还是一种儒生，类例很多。即如近来反对太戈尔运动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科学思想与西方化，却缺少怀疑与宽容的精神，其实仍是东方式的攻击异端：倘若东方文化里有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不意话又说远了，与济南已经毫无关系，就此搁笔，至于神话问题，说来也嫌唠叨，改日面谈罢。

名
文
赏
析

周作人是主张“平民文学”的，所以他便追求一种语言上的平淡无奇。他痛恨技巧，主张朴素、真实的语言。然而朴素、简单的文字并非一定不耐读，只要文中有情致有神韵，它总能教人觉得更加真实可亲。周作人的“平和冲淡”的风格，只是散文美的一种外露，而它使得周作人的散文更接近散文的真趣。《济南道中》写于1924年6月10日，是一篇著名的为很多人所偏爱的游记，文字简单从容，气质优雅但是却很平民化。一个简单的行程，作者娓娓道来，絮絮如常谈，扑面而来的都是极浓的市井风土和生活气息，大街上的车辆行人，小贩店铺，风物人情，这人间的胜景，无不被作者记之以为趣，笔触细到每一个扑面而来的尘埃，犹如现代的《清明上河图》。但是亦有文人雅士独有的情调，观园、赏雨、临泉、泛舟，写人和记物，处处有神来之笔，使之跃然纸面，游着的表情则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读者仔细去读，可以窥见周作人散文风气之一斑。

入选理由

游记散文大家的游记名作
现代早期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风气
对自然的自我情绪化书写
入选高中课本

春昼 钓台的

作品档案

作者：郁达夫

写作时间：1932年8月

描述地点：浙江桐庐严子陵钓台



郁达夫像

作者简介：

郁达夫(188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入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

桐庐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郊，境内山、水、林、洞各具特色，俗称“山水江南，诗画桐庐”。北宋名家范仲淹称这里为“潇洒桐庐”。桐庐境内有秀丽清绝的富春江、“全国诸洞冠”瑶林仙境、东汉古迹严子陵钓台、“地下第一长河”垂云通天河、华夏药祖圣地桐君山、“江南九寨沟”白云源、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红灯笼乡村家园等多处知名景观。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

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

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而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

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淡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弓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的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影沉沉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被沉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的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山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乌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咳声听来，他却似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绊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